

异闻总录

第二
玉册

異聞總錄卷之三

宋

闕名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于庭際
踈曠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間聞南垣土動
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
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丰儀
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綃袿翹翠艷冶
一世有從者具香茶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
枕頭門闔驚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

月色初無延佇之禮敢此麓率復厲聲曰此處有
地界無歛有二人長才三尺巨首儋耳唯伏其前
道士顧指崔生所止曰此人有何親屬入陰籍可
領來二人趨出一餉間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
衛者數十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
禮乎父母告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
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
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繩也遂鈎出于庭中又
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悉號泣其妓

羅拜曰彼凡人因訝仙官無故而至非有過怒解
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生病如中惡五六日方瘥
因迎祭酒醺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隙見亡兄以
帛拂唇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
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匆匆就剪悞傷下唇旁人
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年猶負此苦

昔有一士人登第赴公宴及飲酒座上一妓絕色獻
盃整肅未嘗出手衆疑之有客被酒戲之曰爲六
指乎乃强牽其妓隨所牽而倒乃一副枯骸也未

幾仕人得差遣後卽死

岳侍郎

珂

武穆王之孫知嘉興府譙樓夜更鼓不鳴

責問直更者曰每夜一更時分有五人到樓飲酒
皆金銀器皿羅列珍味稱係侍郎親眷所以不敢
打更太守分付謂今晚若再來當密通報是日夜
太守坐清香樓命提振官兩人携府印來前擇精
兵二十人各執器械在樓下伺候中夜直更者果
來報謂正在譙樓飲酒守令提振携印而前曰知
嘉興府岳侍郎請相見其五人者卽爲驚散守據

中坐取視器皿皆真金銀器皿判付公使庫公用
邪魅遂息

永嘉項家爲邪所據時有一物人形而鬚首出沒其
家自呼曰太公項以爲常不爲恠異凡有所求只
於厨間呼太公物則隨至項妻有孕思齋饅頭食
遂叫太公一聲至二更餘捧一甌蒸饅頭而來蒸
氣尚暖越數日人傳七尺渡頭人家設水陸齋失
了饅頭一甌後項婦生一子如冬瓜狀無眉目但
有口能乳方欲溺之忽聞太公空中作聲曰子不

可溺權以乳哺富有以謝踰兩月頃婦方抱子在
床忽太公寘白金二笏于床奪抱此子而去後其
恠亦絕

昔京庠有士友數人步月夜行見一小廝持紅紗籠
前導一少婦人冉冉後隨士友疑其暮夜獨行之
異跡而視之至衆安橋左側扣內醫張防禦門謁
藥張啓戶視之卽掩門不納次扣李提點舖李出
視延入遂爲診脉士友候久不出默誌兩醫之門
而歸次早訪張防禦曰暮夜獨行必非良家子女

所以卻之次過李鋪聞其家有哀哭聲問之則曰
昨夜一婦女扣門謁藥去後中風而卒方知鬼化
爲婦扣門求醫豈非李見其華麗動興而致然邪
馬少保公亮少時臨窓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
窓櫺穿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押
窓外大呼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
寢有頃怒甚求爲滌去愈急公不之顧將曉哀鳴
而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姑以試公何忍致我
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然犀事乎公大悟以水滌

去花押手方縮去視之亦無所見

徐熙爲射陽令少善醫方名聞海內嘗夜聞有鬼呻
吟聲甚淒苦徐曰汝是鬼何所需俄聞荅曰姓斛
名斯家在東場患腰痛死雖爲鬼而疼痛不可忍
聞君善灸願相救濟徐曰汝是鬼而無形何處治
荅曰君但縛葛爲人索孔穴鍼之徐如言爲鍼腰
四處又鍼肩背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一人求謝
曰蒙君醫療復爲設齋病除饑解感惠甚深忽然
不見

唐漢守南續嘗爲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督郵者姓崔有青袍人未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人云新授同州督郵崔云某新授此官豈不錯誤乎青袍人笑而不荅又相與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於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人謂崔君曰君爲陽道錄事某爲陰道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卽與連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人至廳與崔生同坐受謁通胥徒僧道等訖次通辭訟獄囚崔生

大驚謂青袍人曰不知拙室何得至此青袍人卽避入案後令崔生自與妻會妻云被追至此已至數日君宜哀請錄事耳崔生卽祈求青袍人青袍人因令胥吏促放崔生妻令迴崔生試問妻犯何罪至此青袍人曰君寄家同州亡人皆聽勘過蓋君管陽道崔生淹流半日卽請却回青袍人命胥吏等拜送曰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郵哉青袍人亦郊餞送再三勤欸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問妻子妻子病七八日

冥然無知神識不主今纔得一日崔諳記之恰放
回日也妻不記陰道見崔生言之妻始悟如夢亦
不審記憶也

黃門侍郎盧公渙爲明州吏屬邑象山縣百姓溪谷
迥無人處有盜發墓者云初見車轍中有花塼因
揭之知其古塚墓乃結十人於縣投狀請路旁居
止縣尹允之遂種麻令外人無所見卽悉力發掘
入其隧路漸至壙中有三石門皆以鐵封之其盜
先能誦呪因齋戒禁之翌日兩門開每門中各有

銅人銅馬數百持執干戈其制精巧盜又齋戒三

日中門一扇開有善衣人出傳語曰漢征南將軍

劉

志名

使來相問某人有征伐大勲及死勅令護

葬及鑄銅人馬等以象存日儀衛奉計來此必要

財貨兩門所居之室實無他物具官葬不瘞貨寶

何必苦以神呪相侵若更不已當不免兩損言訖

却入門復合如初盜又誦呪數日不已門開一青

衣又出傳語責盜呪說兩扇忽闢大水漂蕩盜皆

溺死一盜解沒而出自縛詣官具說本末黃門令

覆視其中門內有一石牀骸枕之水漂已半垂於下因却爲封兩室塞其隧路焉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常會長慶三年常以妻方娠將赴調乃送歸鄱陽遂登上國十一月妻方誕之夕齊氏忽見一人長丈餘金甲仗鉞怒曰我梁朝陳將軍也久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舉鉞將殺之齊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比來承教乞容移去將軍曰不移當死左右悉聞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來視卽齊氏汗流浹背精

神悅然遶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侍婢白於使君
請居他室使君素正直執無鬼之論不聽至其夜
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恕知而
不去豈可復容跳來將用鉞齊氏哀乞曰使君性
強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
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於萬死將軍者拘怒而去
未曙令侍者灑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運輦使君
公退問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曰產
蓐虛羸正氣不足妖由之興豈足遽信女泣以請

終亦不許入夜自寢其前以身爲援堂中添人加
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驚痛之聲開門入視則頭
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倍言常情以爲引刀自殘
不足以謝其女乃殯於異室遣健步者報常會常
以文籍小差爲天官所黜異道求復凶訃不逢去
饒州百餘里忽見一女人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
呼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似吾妻也僕曰
夫人刺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常審觀
之愈是躍馬而近其人乃入門斜掩其扉又意其

他人也乃不下馬過廻而視之齊氏自門出呼曰
常君忍不相顧常遽下馬視之乃其妻也驚問其
故具云陳將軍之事因泣曰妾誠愚陋幸奉巾櫛
言詞情禮未嘗獲罪於君子方欲竭節閨門終於
白首而枉爲狂鬼所殺自檢命籍當有二十八年
今有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哀乎悲恨之深言不
盡意常曰夫妻之情義均一體鷦鷯比翼隊隊比
目斷無單然此身更將何往苟有岐路湯火能入
但生死異路幽晦難知如何可竭誠願聞其計曰